

北
洋
之
虎
段
祺
瑞

幾人稱帝幾人稱王？

段祺瑞，字芝泉，為北洋三傑之虎，自清末作官從軍，在民國後執政十多年，曾叱咤風雲，佔現代史重要的一頁。雖治史者的看法不同，毀譽參半。但在北洋軍人中，總算是出類拔萃的。民國廿五年十一月二日，段祺瑞逝於上海寓



袁世凱的第一員大將黎元洪的頭一位冤家
北洋之虎段祺瑞

所，遺囑云：「余年已七十餘，一朝怛化，揆諸生寄死歸之理，一切無所繫懷。惟我瞻四方，蹙國萬里，民窮財盡，實所痛心！生平不喜多言，往日從薪曲突之謀，國人或不盡省記。今則本識途之驗，為將死之鳴，願國人靜聽而力行為。則余雖死猶生，九泉瞑目矣。國雖危弱，必有復興之望，復興之道，亦至簡單，勿因我見而輕啓政爭；勿尚空談而不願實踐；勿與不急之務而浪用民財；勿信過激之說而搖邦本；講外交者勿忘鞏固國防，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國粹；治家者勿棄固有之禮教，求學者勿務時尚之紛華。本此八勿，以應萬有，所謂自力更生在此，轉弱為強者亦在此矣。余生平不事生產，凡人宜體我樂道安貧之意，喪葬力崇節儉，斂以居士服，無以重腥饋祭，此囑。」

國府為褒揚段氏擁護共和之功勳，於十一月五日明令國葬。文云：「國民政府令：前臨時執政段祺瑞，持躬廉介，謀國公忠，辛亥昌率各軍，贊助共和，功在民國，及袁氏僭號，潔身引退，力維正義，節慨凜然，

嗣值復辟變作，誓師馬廠，迅速逆氛，率能重奠邦基，鞏固政體，殊助碩望，薄海同欽！茲聞在滬溘逝，老成凋謝，惋惜良深，應即特予國葬，並發給治喪費一萬元，平生事蹟，存備宣付史館，用示國家篤念耆勳之至意，此令。」段老死後猶榮了，擇十二月七日移靈北上，卜葬北平西山。

吳佩孚時在舊都，親到車站迎轎，並自任司書，對人流淚說：「這是俺有生以來第一次，也只對段老夫子一人而已。輓聯與幛，也是俺自撰自寫的。」吳的挽聯是：「天下無公，正未知幾人稱帝，幾人稱王，奠國著奇功，大好山河歸再造；」「時局至此，皆誤在今日不和，明日不戰，憂時成痼疾，中流砥柱失元勳。」上款為「慧本教統歸真」（慧本，智玄是段吳二人的法名，尊以教統脈相承之意）下款「同門學生智玄恭輓」。祭幛是「木壞山頽」四字，以禮記檀弓語，上款「芝泉夫子永念，」下款「受業吳佩孚謹獻，隱寓一。」吳秀才在北洋武備學堂測量科出身，和段有師生之誼，但聯詞中命意「不無孤憤滿

藍守仁

腹之慨。楊雲史也有一聯，寫得却好，句云：「佛法得心通，知並世英雄，成敗一般皆畫餅；」
「人間誰國手，數滿盤勝負，江山無限看殘棋。」
才人傾吐，畢竟不凡，但文詞不過是發發牢騷。

許靜仁（世英）事段極忠。段逝，許正任駐日大使，從東京寄聯輓云：「一生剛介，三造共和，定大難，決大疑，峙如泰山，淳如止水，晚節愈堅貞，莽莽乾坤能有幾？」
「卅載論文，百年知己，言可坊，行可表，進思盡忠，退思補過，衷腸今割裂，茫茫人海更何之。」
僅僅六十八字，抵得一篇段傳記而有餘矣。

段原籍安徽省合肥縣人，因被稱段合肥，原名啓瑞，後改祺瑞，字芝泉，晚號正道老人。老家是該縣五馬店，祖名珮，字韞山，洪楊之亂時，於江蘇宿遷縣做守備，隸李鴻章部，後擢升記名總兵，父任文官，早亡。他自祖逝後，流離失所在宿遷。

算是袁世凱的女婿

幼時拜申徐莊的塾師外，又跟過兩個老師。最初在家裏授讀，到了年杪，家窮無力付學金，老師很苛刻，強將他祖傳遺物——石硯拿走了。
及第二年，時已十五歲，便在許老師所設私塾授課。不久便娶該縣舉人吳懋偉之女為妻，少年人雖有家室，但却毫無事業基礎，故家境窘困。幸有其祖父慕僚某，仍供職守備營，紮駐該縣的南營，明瞭他的家境貧困，便與同僚斟酌，結果大

家湊了錢，來維持他的生計，委他在營中充個帖寫。甲申以後，清廷感到非訓練新軍，不足以保國衛民，遂在天津創辦武備學堂，許老師便鼓勵芝泉說：「賢契，現在國事多難，列強環伺，朝廷在建立新軍，若要圖謀上進，唯有從軍奮發，更何況你祖也是軍功出身的。」
段聽從老師的話，便託人保薦到天津報考，在北洋武備第一期砲科肄業，居然以高材生由蔭昌把他保送到德國去見習。甲午後袁世凱在小站練兵，向蔭昌要人材，蔭即推荐段和馮國璋、王士珍、梁華殿四人。袁任段為砲兵統領，指揮全部砲兵部隊，兼長砲兵學堂；王為工兵統領兼長工兵學堂；馮為督練營處總辦兼步兵學堂；梁因某次夜操溺斃。袁任山東巡撫，段等隨從，庚子年德國膠州總督到濟南閱練，稱馮、段、王為三傑的美譽，至於龍虎狗之分，則是被人安上的。

這「三大傑」何以有龍虎狗之分呢？據說王士珍，一向是行軍主謀者，站對運籌帷幄多向王諮詢；段則風骨魁奇，秉性剛強，英氣勃勃，久司軍政；馮則長於機心，險詐詭崇，諛媚變幻，貪黷好貨，見人多好言詞。袁對王雖有倚重，却嫌其老實；對馮則無信任之心，所以在他攻取漢陽，正是春風得意之時，即召回馮，以段承接，其所特別對段倚重者，還有另外一層關係，原來段原配過世之後，繼室張氏夫人，和袁有戚誼，張夫人之父曾追隨袁甲三，打捻匪陣亡，僅遺孤女，袁過繼在自己名下視同己出，稱為大小姐，長大後，以女妻之段，即在滬上遭嫁，袁家稱段做大姊夫，故袁以禮相待，豈有信任之理？

段對屬下態度稍嫌嚴肅，但却有父母心，對文人則極禮貌，對武將絕不假詞色，田中玉任魯督時，陳述青島情形，他不耐的說：「少說廢話，你懂得什麼戰略？」
田亦應是受之；對曹錕也用同樣的態度。直皖戰後，頗討厭吳佩孚，說吳「僅測量科畢業，懂得什麼軍事？」
吳在敗後曾電勸其不要相信馮玉祥，他復電云：「善戰者服上刑，古有明訓，致命疆場，俟諸異日，要知四大皆假，萬緣皆空，過眼繁華，似有若無，望吾弟放下屠刀，勿礙大局，免受衆責。」
由此亦可見其對時局觀點之一般。

其對老師則敬重備至，當他飛黃騰達，做了統兵大員，駐在保定，那個拿走他祖父遺硯的老師，居然從鄉間北上來看他，他便留之住下，以父母之禮厚待，公餘陪與聊天，但絕口不談幼年事。過了二三個月，老師要回去，一再挽留，但老師思鄉心切，段治酒餞行，酒後，即將一大封袋，遞給老師，袋裏是房地契，為其買下田房地產，安享下半世日子，師驚喜萬分，感激慚愧流淚說：「你真忠厚，我過去拿你的硯，簡直非人了。硯帶來了，還你吧！」

他平日誨人不倦，更不忘舊誼。自其原配死後，對宿遷吳家，音信久絕。貴後，便派人到宿遷專訪其戚吳氏後裔，終在大南門外市肆中，得其內姊，及內弟吳光新。其內姊適連姓，生子名君繁，先後相偕北上，吳光新最後官至陸軍總長，連君繁亦參預戎機。其後日本軍閥，既據東四省，進而謀攫華北，曾密遣人向連活動，連不甘為奸，卒被刺死於北平，氣節凜然。足見段識人

之深。

紅粉多情有塊鴨肉

此外，還有一事，亦可見段的懷舊情深。民國二十四年，他住在上海，政府按月贈他的錢，他儉樸而覺有餘。有一天，忽寫信給合肥某君，囑向許小姐問安，某君莫明其妙，只好向鄉裏去查詢誰是許小姐？老輩告訴說：「確有這許小姐，芝泉真是念舊。」原來，段幼年在許老師塾中求學時，學生都把主副食帶來搭伙，而廚房則由塾師的女兒主持。有一回，段忽發覺自己碗裏有塊鴨肉，便偷偷跑到廚房去問，簾子裏傳出「你儘管吃你的好了，問他幹嗎？傻子。」他恍然大悟是紅粉多情，但限於禮教，不敢踰越雷池一步，自從投筆從戎，幾十年來，春夢迴轉，臨老憶舊情。許小姐訪到了，居然到上海，二人相見時已佝僂白髮了。他稱她師姐，她稱他段大人，臨別時贈送五百元，以了却昔日之心事。

段平素廉潔自愛，兩袖清風，府學胡同私邸，是衰贈與的，但，屋宇宏敞，陳設則頗簡陋，臥室是白布帷幔。平日不穿軍服，居家只是長袍雙襟鞋，冬日戴一平頂像僧尼戴的便帽。有一回，謙請外賓，因未嘗穿慣皮鞋，而大叫苦不已，須穿大禮服，硬領差半寸沒法扣上，嘴裏喃喃不休說：「這樣服裝，真是活見鬼。」乃改穿藍袍馬褂，可是藍袍太短了，馬褂袖太長，有望之不似人君之嘆，其不修邊幅如是。國父之喪，他穿上大禮服，忽然想起了腳髒即洗一下，一洗

，腳脹大了一些，皮鞋不能穿，只好派許世英代表行禮，各方責其失禮，騰笑國內外，可見段氏之固執不分輕重。

他雖身為武人，却喜好舞文弄墨，文句清通，不離古法，今其留稿輯一本「正道居集」，詩文聯句都有。民二年迎黎時，他在武昌安徽會館，親寫對聯：「杯酒話前塵，萬馬濤聲天際湧；」登臨懷故國，八公山色望中收。」頗有豪氣。詩則有時出韻，對偶亦不講求。談話也每有掉文之癖，經書滿胸中，但對外國情勢，漫不經心，這種通病，却誤事大了。

當時對段歌頌的，讚他有「三定共和之功，一匡天下之志。」表面看來似覺阿諛過分，可也有值得一記的。辛亥那年十二月初七（民元一月廿六日）段領銜四十七將領，由前方電清廷奏請退位，主張共和政體，號稱旋乾轉坤第一功，其目的雖為袁氏打算，但，畢竟是他發動的，換了王龍馮狗却幹不來的，這是事實。袁氏稱帝，段退往西山，後勸袁取消帝制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，又和黎元洪，徐世昌三人，分電西南，告以共和重建，請息兵以商善後，是為再定。至民六年馬廠督師，掃蕩張大辯的復辟怪劇，更為一般所共知的了，所以他成了三定共和的功臣，他自己也以此而自詡。至於「一匡，」——即武力統一的主張，自然可說是他剛愎成性的驕武主義了，也是他十多年成敗的關鍵。

袁洪憲的失敗，段雖沒有公開反對，但暗中是阻撓頗力的。段和馮入民國後，是北洋系兩大柱石，論理這兩個親手提拔的大將，是不會離心

背叛的，而袁之敗亡，也可以說是由段之負氣，和馮之態度曖昧所引起。北洋派相傳故事云：袁任總統時，小站舊人，對他還是沿用跪拜禮，有一年，段馮入府拜年；見了袁，馮跪下去，段也跟着行禮，袁一面呵着腰，嘴裏說：「快快請起！」一面喊克定、克文幾個兒子說：「你們快來選禮呀！」克文等也跪了，克定却昂然站着，事後，袁責備克定，克定說：「這兩個是你養大的，何必把他們太重呢？若不挫折他的驕氣，將來怎能駕馭？」袁也為之默然。

辦模範圍袁段鬧翻

袁克定對馮段這種態度，袁雖是默然不語，肚子裏却未嘗認為不對。正如眾所不忘者，當袁編練模範團，是和段分家的導火線，這線却是克定裝上的。袁的力量本開始於小站時代，自竊據總統大位以來，全力注在政治上，不能和往日一樣以全神貫注於軍屬的籠絡了，段任陸軍總長，北洋軍人多係段的學生或部屬，因之克定頗覺不放心。馮國璋調鎮東南後，段意是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馮亦忍耐不住，這個人機詐，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。曾以舊將暮氣已深，應創造新勢力，大權更不要旁落的話來聳動。這正合袁氏父子的心意，三年五月間克定遂步武乃父小站的辦法，與德國丁克滿少校；法國白禮蘇中校等研究，叫袁寬辦軍需，軍火由滬廠供給，在統率辦事處之下，設模範師籌備處，先練兩師，中級軍官盡用留學生，下級軍官用保定學生及速成生，

後變更辦法，十月成立類似軍官教導團的模範團

，團長由袁自兼，任陳光遠為團副，籌備員有王士珍，袁克定，張敬堯等，團址在西城府衙寺，本部設在北海，兵士由各級軍官抽派，以訓練十師軍官為目的，每半年畢業一期，第一期訓練成熟後，袁特設新建軍官督練處，並成立拱衛軍。第二期起，由克定任模範團長，陸錦任團副。第一期編成二師，由李奎元、陳光遠帶領，第二期只編一師，命陸錦任師長，袁每星期必到團訓話一次，畢業時，就在關岳廟誓願八條，從前上級軍官在袁的手內，下級在段的掌管下，現在連排長起一律由袁自己控制，段為之不安，在各師高級軍官，亦將有投閒置散之感。段發覺是克定在北洋圈裏製造小圈圈的陰謀，把袁克定恨之入骨。認為是老袁不把他當自己人，心冷意灰。自模範團成立之後，段不常到陸軍部，部務委於次長徐樹錚，據新華春夢記所述，段嘗遇刺，真相雖不可知，而段的消極是實在。有一天，段奉召入府，詢起公事，段答「容回部查復」袁怒說：「你呈在此，何以還待查復？」原來是徐代行呈上，段並未知情。事後，袁喟嘆說：「咱們團體越來越糟，段在家中做總長，老不到部。」中日問題發生時，陸軍部呈文請加薪，袁批：「稍有人心，當不出此。」克定插嘴說：「外侮而無法抵抗，為了陸軍不強；陸軍不強，是長官不負責任……。」段遭到袁家父子的冷落，有一天袁召段，見面說：「芝泉，你氣色不好，休養一時吧！」乃不得不辭職，四年五月卅一日；明令准段養病，賜人參四兩，醫藥費五千元，命王士珍署

理陸長。

是時北京有日人創辦的順天時報，頗有惟恐天下不亂，對於中國政潮起伏，無風也想掀起三尺浪，何況袁段間之脫節，經這報紙大事渲染，成為民間交頭接耳之談。段有季常之懼，張夫人就指罵段沒良心，老糊塗，不該託病，要知內中情形！八月三日，段有電關謠說：「二十年前，大總統在小站練兵時，祺瑞以一武備學生，充下級武秩，與大總統素無關係，乃承採及虛聲，立委炮隊統帶，升任統制，不數年由千總微秩，擢道員總兵都統各職，及大總統東山再起，祺瑞復見任湖廣總督，陸軍總長各職，以大總統知祺瑞之深，信祺瑞之堅，遇祺瑞之厚，殆無可加；是以感恩知己，數十年如一日，份屬部屬，情逾骨肉。近數年來，祺瑞因吐血失眠，籲請息肩，乃包藏禍心之某國報紙，以挑撥離間之詭計，直欲誣指祺瑞為忘恩負義之徒直至詭造行刺之謠，更屬毫無影響，不得不略表心跡，以息譏言。……」可不關則已，越關謠言越是滿天飛，到了民國六年末，徐樹錚也被擄出陸軍部，還加了「查辦」的尾巴，袁段之間的關係，此時真是「不絕如縷」。這是帝制正在醞釀成熟的階段了，楊度一班人，鬧得好不起勁，張夫人每談起來，又是唧咕不已，段歪着鼻子低聲說：「太太只有這件事，我對老總統愛莫能助！」直到馮國璋勸袁退位，袁氣得大叫「完了完了！」召段入府，帝制取消後，還担任十幾天的國務卿，替袁收拾殘局，實際上担任了「託孤顧命」的任務。

武力統一歐洲參戰

袁氏去世，北洋軍人首領地位，自然是由段繼承了，他有不同於他人處：一不貪財，二不慕虛名，祇是對實權不肯放鬆。黎為參戰問題，信陸軍次長金永炎的話，遽免段國務總理職，段赴天津，因府院之爭，遂引起督軍團獨立，而釀成張勳之復辟，段却因緣際會，以李長泰等師，起義討逆。黎既去職，馮國璋進了新華宮，段任總揆，府院之間，相持益烈，馮和段主張不同，兩人同時下野，馮抑鬱居津，七年十二月廿九日病逝，段從此成了北洋系唯一的領袖，內以徐師爺為心腹，外以靳師爺為閣揆，徐靳皆段的門生，段儼然是太上總理，是一生威權的最高峯。他以代表中國陸軍正統自居，曾有密電致北洋諸軍人云：「所冀發揮我北洋同胞之實力，統一國家，奠寧宇內，庶幾人民得以安緒，法治乃得實施。……」又云「我北洋軍人分裂，即中國分裂之先聲，我北洋實力消亡，即中國消亡之朕兆：……伏願諸君時以北方實力為國家實力為念，團結堅固……」

段個性極強，自視甚高，得勢之後，輒以北洋系領袖自居，厥後屯珍屢起，金革亟動，全由此一念為累。他的政綱，提要精義來說，約為：一、武力統一，奠定大局；二、主張參戰，加入協約國，並進行借款，以編練軍旅；三、與日本簽訂中日共同協定，以阻撓俄共十月革命；四、利用臨時參議院，制定國會組織法，進而操縱新

國會之選舉。就他個人以及他身邊的謀臣策士們的想法，何嘗不是頭頭是道？武力統一不必說，誰個賭錢的不想撈它一把或吃光？却是對德奧宣戰，在外交上開一新紀元，自從雅片戰爭以來中國外交皆處於被動地位，對德雖是宣而不戰，事實上將德奧在華財產，全部沒收，（德華銀行，及津漢德奧租界），並將德奧庚子賠款全部取消，而且對協約各國賠款延期二年，後來巴黎和會後，中國對德和約，全係平等，以及太平洋會議收回青島及膠濟路，都是參戰的產物。不過從內政來看，督軍團宣佈獨立後，各省形成割據之勢，加以對德、奧參戰，未得國會同意，又造成南北對峙之局，使東鄰乘隙而來，要不是第一次大戰結束得早，中國早已不堪設想了。至於西原借款與中日軍事協定，是段和寺內正一內閣締訂的，該約詳文，始終沒有公布。就當時日本形勢來講，當歐戰發生，中國也在內鬥，日本實力派對華侵略，抱有絕大野心，很想派若干兵力，把中國變為朝鮮第二，但山縣有朋，寺內正一等一派主張，以為用武力害多，用經濟利厚，日商在華貿易，每年盈利十萬萬元左右，只須利用這部份經濟力，便可使中國就範，遂派西原龍三為代表，常駐北京，與曹汝霖接洽，無担保借出三萬萬元，所索代價即中日軍事協定。自從這消息透露後，我在日三千留學生大譁，日本為解釋中國民間誤會，只將該協定的大綱發表，全文十餘條，看似寥寥，單照其精神來解釋，如果實施，則我國軍事全部被日人控制。留日生憤而歸國，以日之企圖亡我中華，揭起國人自救運動，到了段下野後，協定沒有實施，連西原借款也被撤銷了，日人放款變了幻影，大概也只有這一筆。至於練新軍事，目的很簡單，純為造成其一系「迪克推

多」的地位，安福系造製的新國會，既不滿於國人，「魚行老板」王揖唐，更被吳佩孚罵得狗血淋頭，硬指這般人為漢奸，說「為中國民族而戰」。姚震之姪步瀛到藩陽策動反張，由參戰軍改編的邊防軍，勢力又侵到邊疆，於是奉直兩系暗合，合對皖系，一經接觸，所謂定國軍，不堪一擊，即潰不成軍。

常在夢中號啕大哭

安福系瓦解後，吳佩孚認為段是給羣小包圍的，因此主張把段遷往湯山，予以優禮保護；段態度頗為倔強，表示決不離開，由團河退居府學胡同私宅後，雖失敗而不氣餒，有時且便服上街，遊法源寺，訪新聞記者劉少少閒談，來個出人意外，回到天津在吳光新家裏住下。老虎不會變小貓，雖垮而威望猶存，各方信使不絕，這也因為他氣度甚好，各方對他都無十分惡感，過去所為政治手腕雖不够高明，但一種希望中國弄好的心情，在北洋軍人中却可算是數一數二的人物，而且對奉張還有救命之恩。——據說奉張某次入關，徐樹錚曾獻計殺張，用楊宇霆統奉軍，段認為太鹵莽了，張也得消息，大驚失色，段笑道：「老弟別怕！我送你到車站。」張感段至極，所以國父與奉方聯絡討曹、吳、奉亦主張邀段，成為三角同盟。民十三，曹倒台後，奉張入關，親至段宅勸駕，段以毫無實力，表示謙讓，馮玉祥聞張有意捧段，更表現得十分殷勤，也親自勸駕，段以雙方都表示擁護，便以為天與人歸，遂即東山再起，做了執政。這時他的智囊小徐，適在國外，不及進言，徐主張：（一）不必開善後會

議，應即召開國民會議。（二）執政府秘書長應用許世英，那梁鴻志與南方格格不入，且不够料。（三）奉方意圖東南，以盧永祥督蘇蘇，徐則認為孫傳芳的新興勢力，不容漠視，發表以盧督蘇，是為奉方火中取栗。（四）段以津浦線劃為奉軍範圍，京漢線歸馮的國民軍，小徐反對最烈，他認為馮部必須退出京畿，防馮挺錘掉尾，且探知馮對赤俄已有勾結，但段對奉跋扈，不無戒心，又以直皖之役奉方助曹吳為敵，也不能放心；馮玉祥是安徽同鄉，交結共產黨，並無顯著，也沒法調離京畿，因之對徐之建議，未能全部採納。段之政權建於兩系之間，左右都不能討好，而且動輒嫌怨得咎。馮玉祥恨段反共，張作霖恨其祖馮。馮的詭詐，莫測高深，名為保護，實則劫持。張退回關外，對人說：「段老做甚麼執政，只是一隻烤鴨，身臨險境，試問尚有何為？在目前狀況來說，咱也沒法解圍，唯有聽其自作自受而已。」不久，徐樹錚被殺於廊房，曾敏雋被囚於警廳，段還是情緒涵容，妄冀彌縫，內心苦楚，不啻如坐針氈，往往在夢中號啕而哭，醒來淚濕枕蓆，可見憂心如焚的一般。最後馮部鹿鍾麟，李鳴鐘困困執政府，段老虎這時真變成紙老虎，狼狽不堪，僅得身免。

段被迫下野之後，回到津門隱居念佛，閒來便以圍棋消遣，雄心已隨歲月消磨殆盡。民國二十二年日人侵華日亟，春初，今總統 蔣公，迎段抵滬，餽贈豐厚，老年人得到這樣殊遇，甚為欣幸，寓極斯非爾路，優游歲月，得終天年，總算是有晚來福。民二十五年十一月二日逝世，享年七十二歲。子宏業為元配所出，張夫人只生三女，姪宏綱，幼為段所鍾愛，過於親子，投老之年，對宏業才稍稍聽信。